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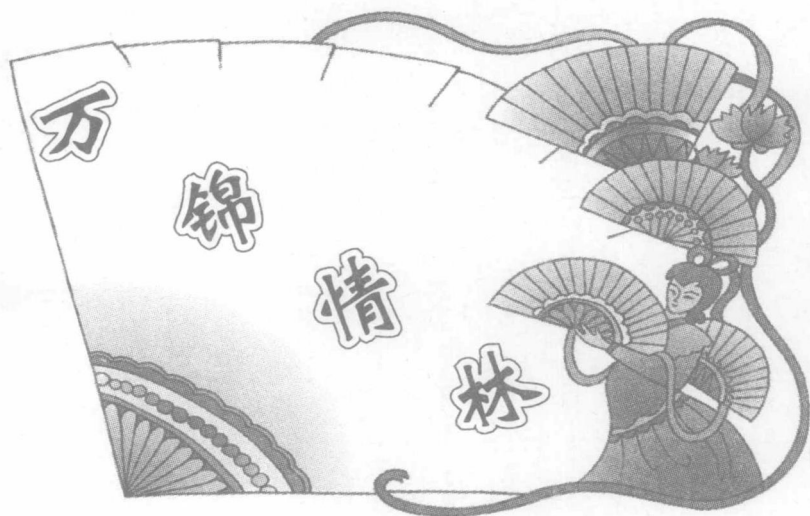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六十五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明·余象斗 编

目 录



卷之一·下层 钟情丽集	(7)
卷之一·上层 华阳奇遇记	(59)
张于湖宿女真观记	(62)
玩江楼记	(75)
芙蓉屏记	(77)
连理树记	(81)
成令言遇仙记	(86)
崔生遇仙记	(88)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90)
卷之二·下层 三妙传锦	(94)
白锦琼奇会遇	(94)
白生锦娘佳会	(97)
饮宴赏月留连	(100)
白生琼姐佳会	(103)
三妙寄情唱和	(105)
白生奇姐佳会	(109)
庆节上寿欢会	(116)
凉亭水阁风流	(118)
玉枕卜缔姻媿	(122)
锦娘割股奉亲	(127)
奇姐临难死节	(129)
徽音坚贞守义	(132)

万
锦
情
林



碧梧双凤和鸣	(136)
卷之二·上层 裴航遇云英记	(139)
秋香亭记	(141)
张老夫妇成仙记	(144)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147)
听经猿记	(154)
天致续缘记	(159)
裴秀娘夜游西湖记	(164)
卷之三·下层 觅莲记传	(172)
卷之三·上层 东坡三过记	(229)
羞墓亭记	(231)
卖妇化蛇记	(233)
联芳楼记	(235)
王生渭塘奇遇记	(238)
甘节楼记	(241)
会真记	(242)
卷之三·上层 本疏联对书判类十一篇	(248)
李玉英本	(248)
陈茂烈乞恩终养疏	(250)
御制联句	(251)
上幸多宝联	(251)
店主还联	(252)
斧头梯子联	(252)
以姓为联	(252)
佛印出联	(253)
王探花判	(253)
尼姑嫁人判	(254)
妇嫁判	(254)

附录卷之三·上层全目	(254)
卷之四·下层 浙潮三奇传	(256)
情义奇姻	(294)
卷之四、五、六·上层 诗词歌吟杂类三十七篇	(304)
君臣弈棋	(304)
君臣赠答	(304)
咏诗见志	(305)
咏鹰知贤	(305)
愍肃诗讖	(306)
题项羽庙	(306)
挈牌卖诗	(307)
遇盗索诗	(307)
鬼女联诗	(308)
束绦赠诗	(308)
杨谢联句	(308)
相约一笑	(309)
投诗配仙	(310)
盘塘仙女	(310)
苕罗仙女	(311)
元宵佳偶	(311)
田叟赠药	(312)
咫尺相思	(313)
宠妾寄诗	(313)
折柬复诗	(313)
紫燕传书	(314)
读书吟	(314)
白头吟	(315)



万

锦

情

林



惜花吟	(316)
虞美人草行	(316)
结交行	(316)
竹枝词	(317)
彩花词	(317)
寄外词	(318)
乐学歌	(318)
勉学歌	(318)
明日歌	(319)
行乐歌	(319)
采桑赋	(320)
捣衣曲	(321)
题老妇骑牛图	(321)
浩歌行	(321)
附录：卷之四·上层全目	(322)
附录：卷之五·上层全目	(323)
附录：卷之六·上层全目	(323)
卷之五·下层 天缘奇遇	(325)
卷之六·下层 传奇雅集	(365)

卷之一·下层 钟情丽集



万
锦
情
林

时，海宇莫安，黎民乐业。百年间，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诚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呜呼，人生值此，既乏南山之寿，须闲北海之樽。

可信是轻尘弱草，休辜负美景良辰。

百年秋露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

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三杯酒度韵华。

闲敲棋子心情乐，慢拨瑶琴兴趣賒。

分外不须多着意，且将风月作生涯。

尝有幸生者，铭其名。本贯广东琼州人氏。丰姿冠玉，标格魁梧，涉猎经史，吞吐云烟，真士林中之翘楚者也。

一日，父母呼而命之曰：“尔有祖姑，适临高之黎氏。乃子奉朝廷命而为土官。经今数载，音问杳然。皆尔亲之薄幸，以致睽违之久，疏阔之甚也。孔子云：‘新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此人道之当然。’即辰春风和畅，景物熙明，今备微贄，代我探访一度，以将情意。”生唯唯听命，收拾琴书，命仆童佑哥随行。

生即至，入谒表叔，见之尽礼。乃引赴中堂，进拜祖姑暨婶，并诸兄弟。皆相见毕，询及故旧，生一一答之，尽恭且详。乃馆生于西庑清桂西轩之下。

明日侵晨仲春晖堂揖祖姑，适瑜侍焉。将趋屏后避生，祖姑止之曰：“瑜儿出拜四哥。（生行第四也）都是一家人，何避嫌之有。”瑜得命，即下阶与生叙礼。生窃视之，颜色绝世，光彩动



人。真所谓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

厥后，祖姑甚钟爱生。几晨昏，命生与瑜侍食左右。

一日谓生曰：“诸生久失训海，汝叔屡求西宾无可意者。幸子之来，可姑舍此以发其蒙，一二年间回家不晚矣。”复顾瑜曰：“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汝一切与之，勿以吝嗇。”女唯唯听命，生亦拜谢。然生虽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动静有常，言词简约，知其决不敢犯。又以亲情之故不敢少肆也。

表叔择日设帐，生徒日至。虽用意于书翰之间，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累累行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尽述，特摘其尤者，以传诸好事者焉，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其夜，作舒怀二律，诗曰：

连城韞匱已多时，耻效荆人抱璞悲。

白璧几双几地种，灵台一点有天知。

青灯挑尽难成梦，红叶飘来不见诗。

寂寂小窗无个事，娟娟斜月射书帋。

多愁多病不胜情，怅味萧然似野僧。

绿绮有心知者寡，白简无字梦难凭。

带宽顿觉诗腰减，身重应知别恨增。

独坐小窗春寂寂，感怀伤遇思匆匆。

生自得祖姑言之后，凡有所需，无不得之。一日，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遂以蜡纸封密酿者十颗馈生，并标书于其上曰：“进御之余，敬以五双奉兄，伏乞垂纳。”生但谓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识字也。见之，大喜曰：“西厢之事，可得而谐矣。”乃制《西江月》词，命佑哥持以谢云：

蜡纸重重包裹，彩毫一一题封。谓言已进大明宫，特取余甜相奉。口嚼槟榔味美，心怀玉友情浓。物虽有尽意无穷，感德海深山重。

女见之，微微而哂，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书数字以复云：



万

锦

情

林

感承佳作，负荷良多。第以白雪阳春，难为和耳。

生得此简，欢喜欲狂，不觉经史之心顿释，花月之思愈兴，他无所愿也，惟属意瑜娘而已。朝夕求间寻便，欲以感动于瑜。然瑜训谨稳实，生挑之，不答，问之，不应，莫得而图之。

一夕，月初出，叔婶会饮于漱玉亭上，命使女召生。生以手挥之，使先行。生徐徐后赴。至兰房东轩之隅，海棠树下，遇瑜独归。生曰：“五姐何归之速耶？”瑜曰：“倦矣，故归。”生曰：“久怀一事，欲以相闻，不识可乎？”女以他辞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羨，健羨！”生曰：“不为是也。”女不答而去。生大惭，悒悒而赴宴，半酣而回。自是棠下之遇，不果所怀，遂制平韵《忆秦娥》以泄悒悒之意云：

忆秦娥，忆秦娥，无意奈渠何！奈渠何，一场好事，从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悠悠光景逐流波。花天月地，毕竟闲过。

一日，生就外馆。女窃入其所居之轩，发其书笥，见所作之诗词，知生之意有在也，默记归，感叹移时。及察见生之容色变常，饮食减少，颇怜之焉。

一夕，女晚绣绿纱窗下。生行过窗外，偶念周美成词“些小事，恼人肠”之句，瑜隔窗问曰：“四哥何事恼愁肠也？盍为我言之？”生曰：“子自思之。”女曰：“兄欲归乎？”生曰：“不然。”女又曰：“兄思兄之情人乎？”生又曰：“非也。”女又曰：“春寒逼兄耶？”生曰：“非寒也，愁也。”女曰：“何不拨之乎？”生曰：“谁肯与我拨之？”女笑而不答。生欲进而与之语，自度不可，于是退居轩间，思向者窗前之言，乃作词以识其事，名曰《花心动》：

万绪千端，恼人肠肚事，有谁共说？多丽多娇，有意有情，特地为人撩拨。绿纱窗晚珠帘卷，绣床貌如花模月。如簧语，一声才歇，千愁顿雪。惟恨衷肠未竭。



空惆怅，归亲又成间绝。一片乍灭，千种仍生，拥就心头成结。琴心未必君知，何日也？山盟同设。休猜讶，不是狂蜂浪蝶。

生浓墨楷书，命侍童持以示女。女览之，掷地曰：“我本无此意，四哥何诬人也！”童归以告。生殆无以为怀，乃于轩之西壁画一莺，后题一绝于其上云：

迁乔公子汇金衣，独自飞来独自啼。

可惜上林如许树，何缘借得一枝栖？

见者谓其题莺，殊不知觉其托意于其中也。

一日，瑜之侍妾碧桃偶过生轩，归谓瑜娘曰：“向来见西边轩里琼州官人画一鸟于壁上，甚是可爱。”瑜因伺生出，遂抵生轩，玩索良久，知其意也，乃作一词，书于片纸之上，置于几间而归。诗曰：

金衣今已换人衣，开口如啼却不啼。

自是傍墙飞不起，休悲无树借君栖。

生归，见瑜所和之诗，正想象间，忽见绛桃持一简至。生启之，鱼笺烂然绚目，乃是《喜迁莺》词也。

娇痴倦极，正柳困花柔，东风无力。桃锦才舒，杏花又褪，种种恼人春色。不恨佳期难遇，惟恨芳年易掷。堪据处，有东逝流水，西沉斜日。记得此去意，早筑盟坛，共定风流策。也不须愁，更休烦恼，务要身亲经历。欲使情如胶漆，先使心同金石。相期也，在西厢待月，蓝田种璧。

生得此词，大喜过望，愿得之心，逾于平昔，每寻间便，思与女一致款曲，终不可得也。

过数日，表叔赴县，婢又宁归，女乃潜出，直抵生轩。生偶辍讲而归，适瑜在焉，揖而谢曰：“往日之词，直中阿堵中，诚能践之，虽死无憾。”瑜曰：“前词聊以宽兄之意耳，岂有他哉？”



生曰：“所谓‘身亲经历’者，果历何事耶？”女不答，遂欲引去。生掩窗扉而阻之，因谓瑜曰：“辂自二月来抵仙乡，今则冀荚已三更矣。自从见卿之后，顿觉魂飞魄散，废寝忘餐，奈何无间可乘。今蒙下顾寒窗，而辂偶出适归，抑且不先不后，岂非天意乎？而卿又欲见拒，此辂之所深不识也。”瑜曰：“兄言良是，妾岂不知而为是沽娇哉？抑以人之耳目长也。”生曰：“为之奈何？”瑜曰：“俗语云，心坚石也穿，但迟之岁月而已。”生曰：“青春易掷，若迟之以岁月，岂不错过了时节哉！”瑜曰：“妾，女子也，局量褊浅，无有深谋远虑，在兄之图之则善矣。”言未已，忽闻众声喧哗，遂遁去，不得再语。生乃制《浣溪沙》以记其事云。

云淡风轻午漏迟，昼余乘兴乍归时，忽惊仙子下瑶池。有意鸂鶒窗下语，无端百舌树梢啼，教人如梦又如痴。

一日，生陪叔婶宴于漱玉亭上，生辞倦先归。至和乐堂侧，闻有讽诵声，生趋视之，见瑜独立蔷薇架下，拂拭落花。生曰：“花已谢落，何故惜之？”女曰：“兄何薄幸之甚耶！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生曰：“轻香嫩色时不能仁赏，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虽有惜花之心，而无爱花之实，与薄幸何异？”女不答。生曰：“往日‘图之’一言何如？”女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觉人声稍近，遂隐去。生作《减字木兰花》一阕：

小亭宴罢，偶到蔷薇花架下。忽惊兰香，独立花荫纳晚凉。手拈花瓣，轻轻整顿频频看。花落花开，厚薄之情何异哉！

又一夕，叔婶俱赴邻家饮宴，生独视若有失。正忧闷间，忽见瑜娘掀扉而入，谓生曰：“兄何忧之多耶？”生曰：“愁何足惜。但肠断为可惜耳。”女曰：“何事肠断？”生曰：“尽在不言中。”女曰：“妾试为兄谋之。”生曰：“卿言既许矣，不可只作一场话



柄，恐断送人性命。惟子图之。”女曰：“兄尚不念图，况妾乎？”生曰：“谕图之熟矣。”女指墙，谓生曰：“奈此何？”生曰：“事至如此，虽千仞之山，尚不足畏，数仞之墙，何足道哉！”女曰：“所谓图者，其计安出？”生乃以扇指示所达之路。女笑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是从而已。事若不遂，当以死相谢。第恐兄之不能践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欢，女不从。正反复间，忽闻叔婢回，遂出迎接。次日，生乃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之句以示女云：

水月精神，乾坤清气，天生才貌无双。算来十洲三岛，列此娇娘。堪笑兰台公子，虚想象，赋咏高堂。何如花解语，玉又生香。茫茫！今宵何夕，亲曾见姮娥，降下纱窗。又以将合，风雨来访。记得何时，约言难践，空惹断肠。肠断处，无可奈何，数仞危墙。

生念瑜娘之言，欲实其心，奈何无路可达。将欲越危墙，恐伤身命，终日沉思，计无所出。因自思之：“惟有得向春晖堂安寝，则身可通矣。”遂称病不起。表叔省之，生诈之曰：“近来数夜卧此轩间，才瞑目，便见鬼魅或牛头或马面等来相击闹，心甚怖焉。但以精神恍惚所至，不以为意。昨夜又梦一长牙者，语余曰：‘明日大王来请你，你勿复起。’不觉今日身体沉重，不能起也。”叔闻此语，大惊，遂移之东轩，命其小子名铭者伴生寝焉。生私念：“本欲设计寻人中堂，只得移向东轩，无以异于西轩也。”至夜半，佯狂大叫，举家惊视。生良久始言曰：“向见一人冠黄巾，同昨所见长牙者坐，骂余曰：‘我叫你莫起，你强要起。’黄巾者曰：‘大王请先生去作平贼露布耳，无他也。’言未已，又见一红发尖嘴者至，促曰：‘连忙去，无羁滞。’将扶余出，我与之抵敌良久。喜诸人起来，散去。不然，被伊捉去矣。”祖姑闻言大惊，令人请良巫祈禳。生乃厚赂巫者，命伊言曰：“若在此宿卧，恐性命难保。除非移人中堂，则无事矣。”彼时即



移生人中堂。生病渐安，日则肄业于轩间，夜则住宿于堂上。

后第三夜，生谓诸侍伴曰：“今宵服药，忌人见，你辈回后间宿歇”。至夜静，生步入兰房西室之前，正见瑜于月桂丛边焚香拜月，生潜出，立墙荫以俟之。闻其微吟云：

炉烟袅袅夜沉沉，独立花间拜太阴。

心事不须重跪诉，姮娥委是我知心。

瑜吟訖，突见生至，且惊且喜曰：“闻兄被魅，今夜乃得至此耶？”生曰：“若非被魅，安能得会卿于此乎？”相与携手入室，明灯并坐。生熟视之，容貌愈娇，肌肤愈莹，情不能忍，乃曰：“我肠断尽矣。”欲挽女以就枕。女坚意不从，因谓生曰：“妾与兄深盟密约，惟在乎情坚意固而已，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间也。苟以此为念，则淫荡之女也。淫荡之女，兄何取耶！”生曰：“卿虽不从，辍之至此，设使他人知之，宁信无他事也？”女曰：“但秉吾心而已。”生虽不能自持，然见其议论，生亦喜其秉心坚确，不得已而从之，遂相与终夜坐谈。女曰：“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生之才情，自见兄之后，密察其气概文才，固无减于张、申，第妾鄙陋之质，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当时，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今宵之遇，固不异于当时也。而卿之见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将欲深藏固蔽，以待善价之沽也？”女正色而言曰：“妾岂不近人情者，但以情欲相期，美满于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图一时之乐，玉壶一缺，不可复补，合卺之际，将何以为质耶？”生日：“此事辍任之，勿虑也。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卿请勿疑。”女曰：“谚语有云：‘但得王湖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正此之谓也。兄自此勿复举矣。”生兴稍阑，乃口念《菩萨蛮》词以赠之：

不因色胆如天大，何缘得入天台界？辜负阮郎来，



桃花不肯开。芳心空一寸，柔肠千万束。从此问花神，何苦逼人情？

女亦口念《西江月》以答生云：

借问朝云暮雨，何如地久天长？殷勤致语示才郎，且把芳心顿放。苦恋片时欢乐，轻飘一点沉香。那时三万六千场，乐尔无灾无障。

自后，生凡数次就瑜，瑜终固执如前，委道百端，略不经意；或与并坐，或与并卧，见生才有异意，即厉色正言以拒之。生作《望江南》词以示瑜焉。

堪叹处，空到碧纱厨。一寸柔肠千寸断，十回密约九回孤，夜夜相支吾。

驹过隙，借问子知乎？弱草轻尘能几许，痴云阁雨待何如？后会恐难图。

生情不能已，复继之以诗一绝云：

青鸾无计入红楼，入到红楼休又休。

争似当初不相识，也无欢喜也无愁。

女见词与诗，笑曰：“兄岂不喻往夜之言乎？”生曰：“余岂不喻？但以兴逸难当，姑排遣之耳。”暨晚，生归独坐，自思：“费尽心机，得达女室，终不见从，必无意于己也。”

至夜，复思：“不如与女作别。”至则长吁短叹，凭几而卧，终不与女一言，问之亦不答。百般开喻，逼勒再三，始一启口曰：“我今夜被你断送了也。”女大悟，谓生曰：“兄果坚心乎？”生曰：“若不坚心，早回去矣。”女因呼碧桃添香，呼生共拜于月下，祝曰：“妾瑜，生居深闺，一十七岁于兹矣。今夕以情牵意绊，不得已，以千金之体许之于情人事谿者，非惟有愧于心，亦且有愧于月也。敬以月下共设深盟，期以死生不忘，存亡如一，无负斯心，永远无致也。苟有违者，天其诛之。”祝罢，挽生就寝，因谓生曰：“妾年殊幼，枕席之上，漠然无知，正昔人所谓



‘妖姿未惯风和雨，吩咐东君好护持’。望兄见怜，则大幸矣。”生笑曰：“彼此皆然。”遂相与并枕同衾，贴胸交股。春风生绣帐，溶溶露滴牡丹开；檀口搵香腮，淡淡云生芳草温。曲尽人间之乐，不啻若天上之降也。虽鸳鸯之交颈，鸾凤之和鸣，亦不足形容其万一矣。展转之际，不觉血渍生裙。女乃起而剪之，谓生曰：“留此以为他日之验。”生笑而从之。女以口念《虞美人》词以赠生云：

平生恩爱知多少，尽在今宵了。此情之外更无加，
顿觉明珠减价玉生瑕。

霎时丧却千金节，生死从今决。祝君千万莫忘情，
坚着一钩新月带三星。

生亦口念《菩萨蛮》词以答女云：

春风桃李花开夜，烛烧风蜡香燃麝。鱼水喜相逢，
犹疑是梦中。感情良不少，报德何时了。细语问莺莺，
何人解此情？

瑜得生词，谢曰：“妾今夕溺于兄之情爱，故致丧身失节，殊乖礼法，非缘兄亦不至此也。幸为后日之图，则妾之终身庶得所托矣。”生曰：“五姐千金之身为我而丧，犹当铭肝镂骨以报子之深恩矣，岂肯负月下之盟耶。”

自后，生夜必至。一夕，谓女曰：“我以亲舅托于门下，人皆罔知，诚恐他日此事彰闻，亲庭谴责，何颜重上春晖堂乎？”瑜曰：“妾虽女流，亦颇知礼，岂不知韞椟之可嘉，失节之可丑！以兄之情牵意绊，遂至于斯，倘他日事情彰明，寻奉巾栉于房帏之中。事若不果，当索我于黄泉之下矣。”相与泣下数行。

又一夕，生复赴约，女目生良久，曰：“观子之容色辞气，决非常人，他日得侍房帏，则虽不得为命归，亦不失为士夫之妻耳。苟流落俗子手中，纵使金玉堆山，田连阡陌，非所愿也，惟兄之是从而已。”生感其节义，作诗以赠云：